壹

喧闹的街道上，忽然驶出一辆银色的帕加尼，犹如一艘小舟，敏捷地在拥挤的车潮中左右穿梭。

哈罗德百货门口，一位面容姣好的贵妇人缓缓走出，刚暴露在阳光下，街上行人的目光就被她吸引了过去，她不慌不忙地挥手致意并予之淡然一笑——

她是一位商人的遗孀，年仅二十七。仿佛是命运弄人，她的丈夫在新婚之后的第三天便在别墅遇刺身亡，但也给这位小姐留下了用不完的金钱财富。如今她每天不与赚钱打交道，反而在享受生活时备感空虚，又爱上了听故事——

她说，人的故事、虚虚实实，能为了哄人芳心而编造，也可以为了恶心人而编造，不像钱，有与无是确确实实的——因此，假的故事正好中和手中真实的钞票。

此刻，她的保镖为她打开了车门。她刚要钻进车内，却不经意瞥见路对面的黑衣男子正神秘地看着她笑。两人四目相对，忽然像是手碰到烧红的烙铁后猛地避开了。随后，一个奇怪的念头在贵妇人脑海中浮现——她侧身吩咐保镖：告诉那个男人下午可以前往满天星小屋，她将会在那喝下午茶。

一切吩咐完毕，她扭身进入车内，随着“轰”的一声，银色超跑消失在了行人视野。

两三点钟光景， 阳光正好。满天星小屋内，高高的落地窗前端坐着一位身着乳白长裙的妇人，极其散漫地享受屋内的静谧与闲适。

忽然，大门被推开，门与墙面的碰撞声打破了店内的静谧。那是我们已经见过的黑衣男子，与上午一样身着黑色风衣，简单、干练，额上的汗水尚未擦干，一脸慌张与店内的名流不符。

他简单询问了吧台的小姐，便径直向那妇人走去。他毫不客气地坐上座椅，伸手抓起盘中的三明治便大口咀嚼，又顺手拿起甜点混着茶一同灌了下去，引得那妇人笑出了声。

他煞有介事地掏出洗脸巾擦了擦嘴，又很快放回兜内：

“你为什么要见我？我想我们不认识吧。”

妇人再也绷不住表情，放声大笑起来，一直笑到了脸色涨红，呼哧喘气才停下：“我们不认识？那你在我面前这么粗鲁地吃完了我的下午茶，就不怕我报警？”

“话说回来，你约我来喝下午茶，不会就为了嘲笑我吧——你究竟为什么见我？”

“你不也是？生得一副这么好的皮囊，为什么要来见我呢？我可不是那种包养一堆小白脸的富婆——”说着，妇人的目光瞥向一旁那腰胜水桶，腰旁簇拥着一群小伙的老妇。

男子听出了语气中并无刻意的嘲讽，但还是心生不悦：“如果没什么事要跟我将，就先告退……”

“抱歉，刚才冒犯您了。容我冒昧地问一句：您究竟是做什么的？如果不忙，给我讲讲您的故事？”

“我以前做侦探，现在失业了。”他面无表情，神色逐渐阴沉，“不过，如果你愿意出钱，我非常愿意给你讲讲当时的事——那可真是个好故事……”

哪知妇人听后却立即喜笑颜开：“那就这样吧，每天下午我们在这家店会面，你负责给我讲你的故事，每天讲完后我就付你薪酬，怎么样?”

说着，她还特意地晃了晃脖上的项链，那条钻链在白皙的皮肤上跳动的，不时发出湛蓝色的幽光，仿佛有一个闪耀的宇宙蕴藏其中。男子眼睛盯着项链，又低下头，沉思了一会儿后说道：“那行吧，每天300欧，否则我退出。”

“没问题，那明天下午见。”妇人高兴地挥着手走出了小屋。

贰

这是一个酷热的中午，路面以肉热可见的速度在快速膨胀，不断填充着路旁的空隙。

“叮呤”一声门铃响，小屋内迎来了一位客人。她穿着清凉，白皙的皮肤与姣好的身材颇为动人。那双妩媚动人的眼睛四处张望着，店内几乎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了她身上，可她只是若无其事地走到一个小桌前，向对面的男人打招呼：

“天气真好——准备好了吗？”

“很好……”那黑色风衣下的身影回复道，“看来你没有心疼300欧的费用。”

妇人微微一笑：“那就开始吧。”钻链在她脖上发出淡淡的蓝光，勾去了男子的目光……

我是孤儿，从小在芝加哥长大，后来有幸考中了伦敦的一所大学，于是远赴重洋来到了这里。

当时我初来乍到，提着我的全部家当，刚走上街头就被几名混混盯上了。他们趁我在酒店订房的时候，猛地夺走了我的包。前台劝我别动，我没听、立刻转身追赶——包里有我的证件、钱，还有录取通知书，我不能丢。

他们拐进了一条小巷里，我未来得及多想便冲了进去，在拐角处看到了我的包。我急忙俯身查看，却被人一棒从背后击晕——

当我再次清醒，我嗅到了一股股恶臭味。睁眼一看，我竟被埋在了垃圾堆里。我拼命拨开眼前的袋袋垃圾，终于挣脱了出来。身上的酸臭味一阵接一阵，提醒着我——一个远在异国的身无分文的大傻瓜，不被警察局接纳的“留学生”——他甚至连学生证明都没有！

我开始厌恶自己，在街头游荡到了深夜。我走累了，大脑从无用的苦恼中解放出来，进入了疲惫。我正准备找个长椅歇息，谁知刚躺下，便见到两名警察愤愤地走过来，嘴里还嘟囔着要将我驱逐出境。我拔腿就跑，就这样地被无情驱逐出公园，也驱逐了我内心的最后希望。我在街上又冷又困，却时刻保持警醒，生怕不知何时被警察抓走。

在我倍感绝望之时，一个中年男子径直向我走来。他穿着一身黑色风衣，毫不嫌弃地握住了我的手，拉着我向一家豪华的酒店走去。我因为过于疲惫，对他未曾防备，迷迷糊糊地随他上了楼，冲了一个热水澡后，就自顾自躺床上睡觉了。

第二天醒来后，我见床头放了一张纸条，上面留着一行娟秀的字迹：“请到二楼用餐”。我匆忙洗漱后去了餐厅，在这里见到了昨晚上的男人。

他当时将近五十岁了，身体却依旧强健，是一名小有名气的私家侦探，他的团队还有两个人：拉尼与布欧。他们才认识了1年，虽然磨合时间很短，但默契不输苦练几十年的搭挡，从不因钱而勾心斗角。

我听着听着便动了心，但还未等我开口，男人主动发起了邀请：“我看你也无事可做，不如加入我们，成为侦探吧。”我欣然应允。

那段时间，是我离家后最快乐的一阵子。师傅办事手段奇特，推理能力突出，仅需现场的几个残破物具便可推理出凶案的案发经过；拉尼与布欧也没有丝毫的摆架子，总是热情地传授与我相关技巧。师傅未婚、父母已逝，我、拉尼和布欧则是孤儿，但我们四个组成一个小群体——“家”。

可命运总是让人没个消停，仅仅过去了3个月，新闻报纸就曝出有一工厂的侦探于多年前杀死了一名无辜的女孩，据说该女孩在事故发生前仍奄奄一息地躺在案发现场，侦探慌乱中将其射杀了。消息听着十分荒谬，甚至像这些年的“愚人节笑话”，但还是同瘟疫般传遍大街小巷，人们对侦探的信任急剧下降。

那段时间，每个人都带着忧郁和愁容，只是其乐融融的氛围从未改变。一切显得那么平淡却又暗流涌动。

沉寂了许久，师傅接到了一个巨额委托，价值50万欧元，我们果断接受了委托师徒四人一同前往案发地点，到达目的地，屋内走出两位老人，我们急忙迎上去扶着两位老人又走回了屋内。打开灯，庞大的厅堂瞬间被光亮笼罩， “这可真像一座古堡。”师傅喃喃道。老夫妇二人似乎压制不住自身的情绪，以一种几乎疯狂的口吻与语调述说着房里发生的一切事，原来在夫妻俩多年前去东南亚旅游回来后，家里离奇地死了两个女人，衣着凌乱，皆为利器所刺死，当时的夫妇俩有些紧张，但头脑却很清醒，他们并未直接报案.而是选择先将两名女性藏到了地下室里，这件年来他们一直在等待，期待有人能够帮助他们私底下侦破这个案子，以免警方插手后变成“嫌疑犯”或是令杀手警觉，最近，他们听闻了我们师徒四人的事迹，于是毅然决然将此事托付于我们，希望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，了解好情况后，我们便转身要走，老妇人一把拉住了我的手，轻声说道：“最近我们总能听到餐厅走廊有怪异的声响，请你们下次来时多留意下，如果真的有人那么请你们快速把他解决掉，好吗?'因为有些不知所措，所以我紧张地含糊了一声“好”便抽出手与师傅离开了。”妇人托着下巴，微笑着问道： “还有呢?”男子笑了一下： “今天先到这里，明天再讲。”妇人有些不情愿地递给男子300欧元，并抱怨道：“明天你可得跟我讲个够。 ”“没问题。 ”男子将钱揣入兜中迅速转身离开了。

再续

这天妇人则是穿着一件碎花晚礼服来到小屋，男子却早已等候多时， “那么，开始吧。”妇人坐下微笑着宣布道。“回到公司，我觉得十分奇怪，随即询向师父这两位老人是否患有精神病，因为事件实在太过离奇.而且那妇人那么着急要杀掉一个“若有若无”的人干嘛，莫非是做贼心虚?但师父却一口否决了我的提问，‘不可能，我查过他们的个人档案，没有精神病过往甚至老妇人都没有过住院记录。'那有没有可能是…”话音未落，师傅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， “好啦，单从这方面来看确实没有疑点，而且，”他顿了一下又说， ‘如今侦探行业逐渐没落，再这样下去这个职业会出现消失的空洞，直至最后完错出大众视野，所以我们需要一份大案子，奇案子，怪案子来使侦探名号传遍欧洲，重铸当年侦探辉煌。”我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，这个抚摸是我最喜欢的最舒适的动作，能够立刻使我对师傅的信赖度，成磅增长，同时也使我感到强烈的安全感与温暖，总之我不再过问。拉尼与布欧那边开始议论：“我查找了一下，死的两女性是因生前欠债无数不归还钱，杀手便找上了门来，只是恰好逃跑途中在别墅被击杀了而已。”‘可是'， 布欧疑惑道'， 资料上显示还有第三个人啊，她去哪了?我越听越觉得事件越发扑朔迷离，但我不曾多想，之前因造访弄得太疲惫了，于是简单洗漱后就上床休息了。第二天，第三天时都相安无事.仍然是围绕那几个问题反复争论，可却迟迟未出结果，仿佛陷入了一个思维闭环，怎么努力也走不出去。于是我们得出现有条件不够的结论，准备明天再去别墅里仔细探查下。在第四天凌晨的时候，我忽然被拉尼给摇醒了，她一脸焦急地告诉我事情不妙，警方已经接到报案，准备着手处理这件事，我疑惑不解问道：‘为什么?是谁泄露了消息吗?'拉尼却拼命摇头：“不是的，是两名老夫妻自杀了。'啊?'我瞳孔猛的一缩，背后忽然感到些东意“莫非，真的有什么人…！ 不给我思考的时间我们四人披上衣服就匆忙出发了，因为既然警察已经接手了这个案子，那我们就必须赶在警察前掌握现场的细节证据。不多时，我们便到了楼下，呜呀呀呀…师傅推开沉重的铁门，我们紧随其后跟了上去，地面上极其凌乱，各种物件散落一地，更重要的是别墅断电了，开关无法打开大厅灯，而我们准备仓促，只携带了一个手电，所以我们只能依偎在师傅身边缓慢前行，走到拐角处时，一阵邪风吹过，两个相对窗户的窗帘被吹动地上下乱舞，大门也忽然轰隆”的一声闷响关上了，这下尾里真的只剩下了手电一个光源.于是我们的心也被捉到了嗓子眼，一点轻微的响劫都会增加内心的恐慌，来到主卧门外，师傅一脚踹开了木门，映入眼帘的是面积高达200平的主卧室.我们好奇地打量着屋内的一切忽然拉尼瞅见窗户旁有个黑影，便好奇地上前撩起了布子，结果却吓的她尖声大叫，因为窗台上赫然坐着一具尸体，身体上下通通沾满了鲜血，四肢上的淤青紫块数不胜数，重要的是她还歪着头，以一种诡异的笑容看着四人，此时一股劲风自窗户吹过直通门外走廊，“啪”的一声房门又紧接着合上了，房间先是陷入死一样的寂静，然后我们三人害怕地失声尖叫起来，因为房间门后扎眼地粘着一具死去的女尸，面部表情颜外狰狞， “该死，我说怎么房门这么沉重。”师傅小声咒骂着。我们接着走出房间进入餐厅，这里同样有很大的面积，但物品摆放也十分狼藉，除了师傅，我与拉尼，布欧已经完全没有了探索的意志、只能不断祈求回家睡觉，接着，不知师傅腿脚撞到了什么东西，一声闷响摔倒在地，手电也随即滚落摔掉了开关装置，我们紧张而又无助地呼唤着师傅的名字，因为在这种环境下，几乎没有一丝光亮，即使眼睛适应后也只能依稀看到一小段距离，过了约莫二十秒的沉寂，忽然近处有枪声传来，突突突兀发打在布欧身上，布欧痛苦地发出惨叫，随即倒在血泊中，趴下，快趴下！ 师傅焦急地声音传来，我大声不敢出地迅速趴下蜷缩在角落里，此刻我的内心的恐惧与绝望到达了极点，心理已经在崩溃的边缘徘徊，拉尼顾不得那么多，大声哀嚎地向布欧扑了过去， ‘没事吧，没事了吧，不要睡，不要睡好吗。'可任凭她跪倒在地眼泪如何四溢，声音如何嘶哑，布欧体内的热量还是在不断地被抽走，最后成为一具没有温度的尸体，也许是等拉尼哭完了，那人随即又补了一枪上去，没有声音，只有一具身区体猛的倒下的声响，我的心里悲痛万分又心如刀绞，可现在我能做的只有在一旁无息地看着，看着，泪珠早已然滚落，可是我却要忍着，忍着，不能出声，否则只会落到相同下场潸耳边忽然出现了缠斗声，许久未闻的师傅声音又响起来了快走，我来掩护，快点走！ ”我几乎下意识地向门外冲去，快走到大门口时，忽然被绊了一下，随后晕倒在地，不知何时醒来，大门已经被打开了，走廊尽头防佛还有一好的身影，我已经经不起思考了，拔腿向外面冲去，不料刚到花园门口又被一块石子掀翻在地，不省人事。醒来时已经躺在了病床上，师傅靠在我的床边睡着了，无需多言，一眼便想起了昨日的种种经历，以及人数的伤亡，布欧，拉尼死了?我不能接受，也无法理解，昨日恍若一场梦，却真实、地几乎超越了现实，想到这里我不禁又放声大哭起来。师傅被惊醒了，他带着他那双红红的眼眶看着我，心中无限悲凉，随后，我们抱在一起失声痛哭起来……一个月后，我出了院。， 来到办公楼，看到那热爱的设备和两张空空的椅子，心中酸楚不言而喻，每有空闲的时间，我便抓紧时间思考下面几个问题1、消失的第三人去哪了?2.开枪的人是谁?3为什么这么多巧合在短时间内聚集到了一起?—次，我帮师傅洗衣服的时候发现袖口处有一块不易察觉的血迹，像是飞溅上去的，但时间却已经很久远了，无论我怎样洗也弄不掉。于是我索性将其抛在一边，开始思考起事情的原委。虽然未得到师傅的真传但我还是具有基本的推理能力的.首先如若第三人死了，那第一个问题便很难与剩下的产生联系.但是如若第三人还活着，那么先前遇到的种种怪异现象便可以解释，但第二个问题仍无法解决。因为即使第三个人活着，那也至少受到重创，举枪这个说法很荒谬，可第三个问题却令我感到些许的不寒而栗，因为师傅在外为人和善，根本没有什么仇家敌人，生人安排的可能性几乎为0，而且想要得到我们的行踪，状态，只可能是熟人作案，而拉尼和布欧一向热爱生活.向往未来，不可能为了什么东西而轻易抛弃自己生命，而我也是局里人，所以安排一切的，开枪射杀的只可能是师傅！ 也只会是师傅！ ”“什么?”妇人有些惊讶地回答“师傅?”男子微笑着一摊手，妇人不情愿地递给他300欧元：“每次都这样，真是的，总是吊人胃口。”她有些不满，但男子只是挥手回了句：“那么，明天见。”又淹没在茫茫人海中。

结局

男子再次穿上了那身黑色风衣来到店内，不同于往，妇人早早地便端坐在座位上等待他“讲故事”。男子未耽搁片刻，坐下后便开始了今日的讲述：“我不敢想象，也不能去想象，这个待我们如亲子女的男人会下此毒手，并且他的作案动机也很模糊于是我便靠这个安慰自己冷静下来，可每当到了晚上，看到呼噜声如雷的师傅，总是翻来覆去地睡不着，心中越抗拒这个想法，这个想法越是深刻地植根在我的内心里。又不知过了多久，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，我打开了师傅常年尘封不用的柜子，里面竟然藏着一条蓝宝石项链！ 我鬼使神差地将其塞进了口袋中刚弄好，师傅又叫我到松桌前手里拿着一个U盘跟我说： “你把这个U盘放去给人维修下，我刚把它摔坏了，看看能不能恢复，不能就算了拿回来吧。”我嗯了一声，随即揣起U盘便向店内跑，到了店里，我对店员扯谎说这是我自己的U盘，并请求他们务必要修好里面的内容。又是一个平静的午后，店里人告诉我工盘已经恢复如初，我急忙询问，他们有没有看到什么内容，哪知他们只是轻轻地摇了摇头，到店我突发奇想，提出要将篮插在店里的电脑上试一下，店员不好拒绝，只能由我插了上去，在眼前的是三个文件夹，前二个是办公所需，第三个竟是一个加密文件.我又对店员声称自己不小心忘记您码想让他们帮忙破解，店员又只能答应，弄好后，我再次将其插入电脑内，这次发现加密文件中有三个小文件夹，第一个里面竟然放着师傅幼年时期的照片与委托案件夫妇的合照！ 我这才知道原来师傅从小是个孤儿，是那对夫妇亲手将他抚养成人，可我仍不能理解为什么夫妇要自杀，以及不说出自己的身份来，看到下方还有一段录音，我又好奇的点开听了起来，原来两位老人在一个月前都被确疹了肝癌晚期，时日无多，而师傅竟然要求两位老人陪他演场戏中途声音很模糊，但可以确定两位老人答应了这个请求，我十分震惊，但随即打开了第二份文件夹，通过这个录音使事件逐渐清晰起来，师傅从前原本做的是案发现场的“清洁工”的职位，却因在自己养父母家工作时出了差错，当时师傅找来找去只找到了两具女尸，第三具却不见踪迹，正当他着手清理两具女尸时，脚上却多了一双黏乎乎的东西，仔细一看是双手！师傅吓得大惊失色，慌乱中将奄奄一息的她用木棒敲死了，他十分害怕，便打电话让度假的养父母赶了回来，舍力将尸体搬到了地下室，并在另一边辞去了工作，整日无所事事.后来他遇到了一个陌生人，引荐师去他的公司里做侦探，师傅答应了.从那以后，两人便成为了知己，常傅常醉酒聊天，一次酒后，师傅无意间说出了杀人的事，那人默默记下来，后来师傅离开公司开始单下，很快便拥有了三个徒弟，名声越来越大，反观公司却日益冷清，师傅的价格实惠，所以很多人都被吸引到了师傅这，那人不甘心，一气之下将事件曝光了出去，只是未说明主人公是谁，这个消息一经流出便狠狠地挫败了整个侦探体系相关公司，师傅受到了很大影响，公司也从此一蹶不振，整个市场的前景都被蒙上了一层厚厚的乌云。然而录音到这里也戛然而止。我久久未从吃惊中缓过来，当我点开第三个文件夹时，毛骨悚然之意在身上蔓延，因为这个文件是我的！ 录音中师傅缓缓开口：想必你已经看到了，我知道你有很多的不解，如果你想知道原因，来大本钟找我。”我向店员付了钱后就匆匆匆离开了，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师傅会选择留下我，而不是连着拉尼与布欧一起杀死，来到公司门口，我发现已经上了锁，提前关闭了。于是我心领神会地叫了一辆出租车，来到了大本钟底下，我深吸一口气，随即沿着楼梯爬了上去，大本钟很高，路却不长、， 我爬了10分钟，终于到达顶部，果不其然，师傅已经在此等候着我了。我们两人四目相对，他脸上有隐隐轻微的表情都被我织破，他的心理活动不知为何也不断被我洞穿，我充足第一次如此细致地看待这样一个人，从头到脚，身上的每一个毛孔似乎都被我扫视清楚，十分钟过去，师傅先打破了宁静：‘你已经看到了?’我不语，但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那天夜里，手电筒是我故意弄掉的，尸体也是我特意放置的，至于拉尼与布欧嘛，则是我亲手射杀的。他忽然兴奋起来，像个小孩一样手舞足蹈我的演技很高超对吧，一边开枪，一边与自己扭打，哈哈哈！ 我真是个天才，哈哈哈！ '狂热的笑声在耳边回响，他疯狂的表情已经掩饰不住开始肆无忌惮起来，你肯定想知道为什么，对吧?”他忽然压低声线，把脸凑到我的跟前，因为为了整个侦探市场的未来，傻小子，哈哈…你们不过是我救活的，我是你们的再生父母，这样我犯下的错由你们来承担不是理所应当吗，你们不过是几块言听计从的棋子罢了哈哈哈！ 他止不住的狂笑起来，我再也忍不住了，鼓足力气抢起一巴掌向师傅扇去，可在途中便被师父轻松挡下，“想打我吗?哈哈，你还不配！ ”说着将我摁到地上，狠狠地掐住我的脖子，我在绝境中忽然爆发出一股强有力的劲一脚踹在了师傅的小腹上，师傅痛得来回打滚，我顺势与其缠斗在一起，在师傅逐渐体力不支时，我又是一脚踹开了他，可师傅却忽然像着了魔一样向在边缘的我扑了过来，我急忙闪身躲避，可刚躲开我就后悔了，因为师傅掉到边缘即将摔落，我急忙抓住了他的腿，此时生死完全掌握在了我的双手上，师傅却突然恢复了平静，他以一种平淡的语气说道：“激怒你，与你打斗，这些都已经完成了，现在，就是最后一项了。在我震惊的目光中，师傅的双脚脱离了鞋子直直地向下面坠去！最终，随着一声闷响，师傅砸在了混凝土上尸体砸成了碎块，我独自一人瘫坐在顶端，失声抽泣 。后来，我回到别墅找到了那名女孩，在众多证据的指认下，我还了清白，师傅的尸体却也永远埋在了地下…”“呐，”妇人掏出了300欧元递给男子，男子不动声色地收了钱，眼睛注视着店内几乎空无一人，甚至连店主都“下班”了.妇人看到男子不解的表情，扑哧一声笑了起来：“其实我就是这家小屋的店主。”她的脸上露出了恶作剧得逞的笑容，男子的疑虑也随之烟消云散，脸上忽然容光焕发，“其实这个故事还有一个结局，一个几乎不为人知的结局，也是我所相信的一个结局。”男子忽然开口道， “哦，是吗?说来听听。”妇人又将双手托着下巴准备倾听。“对于这个故事的结局，有些人觉得不甚理解，于是编造出的另一种结局，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在被掐住气管，压在身下的情况下还能有所挣扎，应该是被师傅掐的脸色青紫，手脚逐渐软下去，最后活活窒息而死，随后师傅提着他的鞋子让他双脚从中脱落，在大本钟顶端给摔了下去，

随着落地的一声闷响，尸体被砸成了碎块随后，师傅赶到了别墅将第三个女人射杀，另找了一个人做了伪证，只不过这次审判的对象是我，最后我成为了千古罪人，但师傅却得偿所愿，此案件一经传出，让师傅再度成为了名侦探，侦探市场的前景也一阵大好，师傅成为了最后的赢家.”“哈哈，这个结局太幼稚了啊，如果说前一个的故事是你的经历，那么最后的这个故事就真的是故事结尾了。妇人忍不住说道“为什么你会这么认为呢?”男人平静地问，“因为…因为一个很简单的常识啊，如果真的像你最后所说你死的话，那么现在坐在我面前说话的人又是谁呢?”妇人刚想笑，表情却突然僵住了，因为男人的神色忽然变了，变得有些诡异的微笑。 “其实，还有。 ”男子淡淡的说了一声。 “啊?什么?”妇人内心已经有些恐惧了，却不知从何而来。”指认成功后，师傅快活地过了一段潇洒快乐的日子，但很快他就厌倦了，于是他打开了尘封已久的柜子，你惊奇地发现钻链不见了，他第一次紧张起来，他拼命努力地回想钻链的位置，最后断定是我拿走了，于是师傅再一次走到大本钟顶端寻找，却空无一物，他忽然意识到，应该是被人捡起了，于是他又一次踱步思考，钻链的下落时，忽然灵光一现，断定钻链被拍卖了.而很可能会在哈罗德百货商场里出售，于是他打那时起便守在商场对面观察门口的动静，直到有一天，他看到一位贵妇人戴着钻链从商场走出时，他就知道，他赌赢了…语音未落，妇人急忙抓起手机准备拨打电话，男子却眼疾手快一巴掌打飞了，妇人只好抱头蹲在桌子底下，脸色煞白大口喘气，谁料男子却早有准备，一把注射器刺入了妇人的静脉，随着药物的逐渐生效，妇人视线越来越模糊，朦胧中，他听到男子不屑地说道：“前两日身边的食客都是你的保镖，可今日，你完全信任了我，身边甚至没带仆从，果真天遂人愿…”说着一把扯下了钻链，在妇人

眼前摇晃“我费尽心思取这个，不是因为它有多珍贵，而是因为这的发光点是一个微型摄像头。妇人再无力支撑，倒在了座椅上，而男子扯下头套，露出满头的银发，在顺手处理了鞋子和注射器后，转身消失在了黑暗中…